



杜惜冰著

第二集

中國抗戰史演義

東方書店出版
廣益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印

中國抗戰史演義

第二集實價

(外埠加運費匯費)

著者 杜 惜 冰

出版者 東方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一三四號

發行者 東方書店

廣益書局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四馬路中市

××××××××
× 必 翻 所 版
× 究 印 有 權
×
××××××××

目次

第二十一回	侵略陷泥淖日會設計	喪心甘賣國汪逆潛逃	一
第二十二回	飛昆明游說龍雲	走河內響應近衛	一七
第二十三回	棄順投逆陳周趨絕路	條分縷析領袖揭陰謀	三三
第二十四回	太平洋初傳警報	南昌城膠着日軍	五〇
第二十五回	曾仲鳴作替死冤魂	林柏生遭當頭棒喝	六三
第二十六回	丁默邨歹土揚威	汪兆銘滬濱匿跡	七五
第二十七回	血戰隨聚上將建偉績	會談三島傀儡甘賣身	八八
第二十八回	謀脫泥淖長沙初會戰	聚殲頑敵湘北逐斜陽	九七
第二十九回	暗燃酸王汪初爭風	明拆夥高陶宜密約	一一四
第三十回	露野心日寇圖併吞	揭陰謀領袖垂誥誠	一二七
第三十一回	阻內犯南昌再戰	斷外援北海慶兵	一四六
第三十二回	陷城衝鋒初試機械隊	摧堅折銳大捷崑崙關	一五三

第三十三回	僭還都花樣翻新	組僞府醜態百出	一五九
第三十四回	浴血苦鬪自忠殉襄水	阻敵西犯陳誠守宜昌	一七二
第三十五回	虛聲恫嚇香港遭封鎖	趁火打劫越南受羈轡	一八一
第三十六回	日機炸陪都義民遭劫	國軍克桂南天日重光	一九三

第二十一回 侵略陷泥淖日酋設計 喪心甘賣國汪逆潛逃

却說日本軍閥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原以為可以用不很長的時間不很大的氣力解決的，不料事出意外，「蘆溝橋」事變竟擴大延長成爲世界史上少有的大戰爭，更成爲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命運的戰爭。這原因，是由於日本軍閥輕視中國估計錯誤的緣故。日本軍閥和他的間諜，自甲午戰爭以後，在中國無孔不入地陰謀搗亂了四十餘年，他們對中國有一個共同的錯誤的觀念，就是中國無論是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都是不堪一擊，這個觀念明眼人早已看出是完全錯誤的了。他的錯誤主點是在看錯了中國的政治，日本軍閥所理解中國的政治，只是過去的、舊的、死的、封建殘餘的政治，因爲日本軍閥本身帶有封建殘餘性，他所接觸的中國政治勢力，大都也是封建殘餘勢力。他不理解中國新的政治趨勢和動力，他不理解中國以廣大民衆爲基礎的新的民族和民主革命運動，他不理解中國各黨各派的內心是團結的，他更不理解中國有一般前進的革命份子和廣大的抗敵民衆。由於這種基本觀念錯誤，因此他更狂言一星期可以打下南京，三個月可以使中國屈服，結果却被中國拖入空前未有的長期戰爭，使他速戰速決的企圖完全失敗，而深陷在中國大陸的泥淖中。總計第一期抗戰，時間共爲十六個月，戰役過程，約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南口、淞滬、忻口、南京四戰役。第二階段爲台兒莊、徐州兩戰役。第三階段是廣濟、南潯、武漢三戰役。全戰役過

程，日方爲戰略進攻，我方爲運動防禦，日方爲殲滅戰，我方爲消耗戰，因此在戰鬥形勢上的表現，成爲日進我退。日方企圖初爲不戰而屈，我方應之以戰而不屈，繼爲速戰速決，我方應之以祇戰不決。在戰役過程第一、第二兩階段中，日軍傷亡三十五萬人，時間爲十個月。在第三階段中，日軍傷亡四十萬人，時間爲六個月，傷亡增多，時間縮短，日方殲滅戰的失敗，就是我方消耗戰的成功。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到十二月半年中，日軍侵佔的線與點及進展路程，計：平綏路北平到包頭六百公里，同蒲路大同到平遙三百公里，津浦路北平到泰安四百公里，浦口到滁縣五十公里，京滬路全線二百五十公里，滬杭路全線一百五十公里，江南路南京到蕪湖七十公里，平漢路北平到安陽四百公里，進展路程總數二千二百二十公里，每天平均數爲十二公里。民國二十七年全年，日軍侵略的線與點及進展路程，計：同蒲路平遙到風陵渡三百公里，津浦路滁縣到泰安四百五十公里，平漢路安陽到漢口五百五十公里，膠濟路濟南到青島三百公里，南潯路九江到永修五十公里，粵漢路武昌到岳陽一百五十公里，長江方面蕪湖到岳陽五百五十公里，進展路程總數爲二千三百五十公里，每天平均數爲六·五公里。全年和半年相差六個月，日軍進展路程總數相等，每天平均數便減退爲五·五公里。凡此都足以證明日軍作戰能力，經我軍奮勇抗戰結果，已經愈打愈弱，充分暴露出他的疲憊與弛緩，日方軍火消耗，在二十六年七月到十二月半年中，每月平均數爲二千萬元，以後每多一月，就要增加二千餘萬元，其第一期軍費消耗總數，共計超過九十萬萬元。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曾發橫財現金二十四萬萬元，當時一半存在國內，一半存在英美。存在英美的現金，到民國十七年時已經全部用光。到了民國二十六年，經過實行金解禁及實行金再禁政策，日本國內存金只剩五萬三千萬元。日本把存金由法價改作時價，變爲十四萬萬元，其中八萬萬元作日本銀行現金準備，六萬萬元設金資金特別會計，備作輸出之用。到了二十六年秋天，備作輸出的六萬萬元，就只剩二萬萬元左右。同時從二十六年三月起到二十七年七月中旬止，日本會陸續輸往美國黃金十一萬萬元，所以到二十七年秋天，日本國內的存金十四萬萬元，實在已經掃數在中國戰場化爲灰燼。日本公債額趨勢，到二十六年十一月末，內債爲九十九億七千七百萬元，外債爲十三億零七百萬元，合計爲一百十二億八千四百萬元。到了二十七年十一月末，內債爲一百四十二億三千五百萬元，外債爲十二億八千七百萬元，合計爲一百五十五億二千二百萬元，外債減少，內債猛增，是日在國際舉債困難只有向國內搜括的明證。又在第一期抗戰中，我軍共擊毀日機達他的全部四分之一，擊沉和擊傷日艦一百九十四艘。我軍所獲戰利品，計各式戰車二千二百五十四輛，各式砲一千零十一門，輕重機關槍二千四百五十七挺，步槍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五枝，彈藥逾五百萬發。此項數目，還是我軍在主戰場奪獲的，其他游擊區所獲得的尙未計算在內。從以上這些巨大的消耗和損失的數字中，已可看出日軍的侵略中國在軍事上已經完全失敗。他爲急謀自拔他深陷在中國大陸的泥足起見，便只好發動政治陰謀，和軍事侵略變管齊下。這政治陰謀可以分爲兩方面：第

一是樹立傀儡政權，第二是引誘中國議和。關於樹立傀儡政權，這本來是他一貫的伎倆，在平津沒有淪陷以前，他已經製造了三個傀儡，頭號傀儡是偽「滿洲國」的溥儀，其次是內蒙的德王，其三是冀東偽組織的殷汝耕，及至平津淪陷，他少不得要把他的戲法如法泡製一下，於是便積極的企圖建立北平「臨時政府」。當時日方的野心是很大的，他不但想消化他佔領區的贓物，而且企圖隨着日本軍事的發展，逐漸成立各地方的偽政府，統統屬於「臨時政府」之下，以壯國際觀瞻，而副割裂中國的願望。但是由於日本佔領北平後所加於中國人民的殘酷舉動，除了少數恬不知恥的漢奸願意爲他奔走外，就是平日由日本栽培的舊官僚也都望而却步。所以自八月初日軍佔領北平後，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才由安福系餘孽王克敏、王揖唐、湯爾和等在北平居仁堂粉墨登場，出爲傀儡。日本在北平製造的僭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爲組織，用五色僞旗，該僞組織設有「議政」、「行政」、「司法」等三僞委員會，號稱五權分立。當時發表諸逆，僞「議政會長」爲湯爾和，五個僞常委爲王克敏、朱琛、董康、王揖唐、齊燮元；兩個僞委爲高凌霨、江朝宗，僞「行政會委員長」王克敏兼僞「行政部長」，僞「治安部長」齊燮元，僞「文教部長」湯爾和，僞「法制部長」朱琛，僞「災區救濟部長」王揖唐，僞「北平市長」江朝宗，僞「天津市長」潘毓桂，僞「河北省長」高凌霨。並宣佈劃河北省爲渤海、順天、保定、冀南等四區，改冀東爲順天區，強行接收秦皇島、天津等華北各海關，擅自改訂稅率，並成立所謂「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僞幣。一時平津一帶，羣魔亂舞，日

色無光，遍地晦暗。我國民政府乃於十二月二十日下令通緝附敵諸漢奸，明令略謂：「凡在日軍非法佔領區域甘心附敵參加偽組織者，着軍事委員會按照漢奸治罪條例查明通緝，嚴行懲辦，此令。」過了一天，國民政府復發表否認北平偽組織的宣言，原文如下：「日本自侵略中國以來，佔領我城市，屠殺我人民，兇殘日張，近復襲用在我東北四省與冀東各縣故技，脅誘不肖之徒，爲其爪牙，在非法佔領之北平設立偽組織，僭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該項偽組織完全爲日本之傀儡，其參加此項組織人等，自應依國法懲處，偽組織之存在與其行爲，既全在日本控制之下，自應由日本負責，而非尋常叛亂可比。日本此舉顯係侵犯中國主權與領土行政之完整，爲日本侵略中國日益擴大之重要證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茲特鄭重聲明，在日本軍隊佔領之北平或其他地方發現任何偽政治組織，皆爲日本侵犯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爲，對內對外，當然無效，特此宣言。」事實上，僞「臨時政府」雖然成立，政令却不能出都門一步，不但如此，而且因爲日本軍閥各集團間的自相矛盾，以及傀儡們因各自爲了私利而互相衝突，連一個北平城，一個小小的冀東偽組織都很難統一起來，這從王克敏登台後，冀東合併的醜劇，僞「北平市長」江朝宗的撤換等事情上便可以看出。日本在成立了北平偽組織以後，又想在上海成立變相的傀儡組織，他在佔領上海以後，就成立所謂僞「大道市政府」，以太極圖旗幟爲標記。但這個僞「大道市政府」完全是由一些流氓、地痞組織而成的，日本要把這中國文化、經濟中心的上海，作爲他繼續侵略中國的

根據地，當然不能靠這個流氓、地痞集團來滿足他的慾望，他必須取得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支持，才足以欺蒙國際的視聽。但要在上海成立傀儡組織，比在北平困難得多，因為北平是中國的故都，為封建餘孽的集聚的地方，舊官僚軍閥親日份子相當的多，日方要搜羅他們比較容易，但在上海却不然了，上海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民族意識相當高，很少有人肯出來做漢奸傀儡。日方於是使他的一班走狗四出活動，拉攏上海社會的一般「閒人」，費了許多工夫，才拉攏到幾個甘心認賊作父背叛國家民族之徒，如陸伯鴻、顧馨一、尤菊生之流，企圖組織上海偽「市民協會」。他們很巧妙的擺出慈善家的商人的面目，在宣言中無恥並且狡猾地說：「市民協會」完全係商業及慈善性質，不涉及政治，雖謀得日方同意，但與「大道市政府」無關。」這顯然是騙人的鬼話，試問如果不是變相的傀儡，怎麼能夠謀得日方的同意？他們又說：「中國軍隊退出上海以後，上海的兩租界，業已形成孤島，在界內的商人以及難民等，既無法理其舊業，且無從返其故居，馴至商貨絕其來源，環境日趨惡化。返視內地各處，則因貨物無從銷售，物價愈趨愈賤。因此之故，遂有此項組織的動機，租界當局亦促成其實現。」這似乎是很好聽的辭句，但試問使商人難民「環境日趨惡化」的是誰的罪惡？日本侵略者燒殺擄掠，剝奪中國人的舊業，焚燬中國人的故居，斷絕中國人的交通，驅使中國人成為難民。如果他們是愛國的商人，正應該用他們的力量，把這些商人難民撤退到內地，增厚抗戰力量，爭取抗戰勝利，驅逐日軍，收復上海，使上海商人難民得以重理舊業，返歸故居。可是他

們利慾薰心，竟在日人及走狗的牽線之下，替日本恢復佔領區交通，恢復佔領區市面，使日本從佔領區取得一切供給繼續進攻中國的必需品，並將日貨輸入內地，換取中國法幣，拿去購買軍火，再來屠殺中國人，並代日本控制整個中國農村經濟，這正是日本日夜所祈求的從「一點」的佔領擴大到「一面」的佔領的最巧妙的手段。這班無恥的漢奸們說「租界當局亦促其實現」，有那個人會相信呢？因此上海三百萬市民本着愛國的熱忱，發起簽名寫信運動，勸告被列名參加的上海工商業巨子早日回頭。這偉大的民衆力量終於發生了效力，有些比較賢明的工商業家登報聲明否認了。接着在廣大的反漢奸運動中，傀儡領袖兼發起人華商電氣公司開北水電公司總經理兼法租界公董局董董陸伯鴻，被激於義憤的愛國份子刺死，著名漢奸米蛙蟲顧馨一的寓所發現手榴彈，列名參加的尤菊生被刺受傷，這一來，好像在這一堆熱昏的人頭上澆了一桶冷水，沈田莘、王禹卿等首先登報聲明否認參加，榮宗敬立刻離開上海，其餘的也消聲匿跡，於是本來預備在民國二十七年元旦成立的偽上海「市民協會」就在上海市民堅決反對之下，宣告流產了。這對於日本無疑地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日本想以上海工商界爲基礎而組織比較像樣一些的傀儡政權的企圖，第一次遭受嚴重的失敗。到了二月初，日本又進行他在上海組織偽「華中新政府」的陰謀，先由日本發出建立傀儡政府的聲明，然後由留在上海的一些無恥的漢奸政客起而響應。其中如後來被人擊斃的李國杰，屢次散布和平空氣的李思浩，日本特務人員台灣人王子偉，假借國民黨名

義做他出賣資本的陳中孚，及原爲商界巨子而甘心從賊的傅筱庵等，都是最活動的人物。他們活動中最中心的一點，就是拉攏民國元勳唐紹儀出來做偽「總統」或「主席」。但是這所謂「華中新政府」也像偽「市民協會」一樣，由於上海及各地民衆的堅決進行反漢奸運動而遭受到致命的打擊。首先是上海民衆團體或私人致書唐紹儀，促他醒悟，唐紹儀的子女也積極阻止他出來當傀儡，所以唐紹儀雖然一度因受左右的鼓惑而動搖，終於不得不決定暫時不露面，甚至加以否認。隔了不久，唐紹儀便被兩個刺客混進了他的寓所，用利斧把他砍死，刺客的手段很神妙，唐氏死後許久才被人發覺，刺客已無影無蹤，他的聲望雖然富於號召力，但死了却也無法做漢奸了。其次是李思浩的寧波故鄉，對他甘爲漢奸的行動，也起而反對，他的族人且以出族相警告，使他終於暫時離開上海。最後是漢奸周鳳歧在他寓所門前被刺身死，便結束了這一幕漢奸活動的醜劇。日方眼見組織這大規模的傀儡政府的企圖失敗，但爲了要消化淪陷區的贓物，掩蓋他人耳目起見，不得已而求其次，遂進行另組地方性質的所謂「維新政府」，主要的活動人物有沈能毅、梁鴻志、宗堯、陳羣等一批無恥的漢奸官僚，他們所標榜的目的是「安定地方，恢復秩序，訓練保安隊，肅清游擊隊」。這個傀儡組織，因梁鴻志、宗堯互爭「行政院長」相持不下，始終不能開張，已經到了南京的一批漢奸枯坐在中央飯店，而梁鴻志二逆則裝腔作勢的避往寧波。後來經沈能毅竭力斡旋，這經過好幾次失敗而愈趨愈下的南京「維新政府」才於三月二十八日粉墨登場。當時發表偽

偽名單，計偽「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梁鴻志，偽「法制院長」溫宗堯，偽「內政部長」陳羣，「次長」夏奇峯，偽「外交部長」陳籙，偽「財政部長」陳錦濤，「次長」嚴家熾，偽「實業部長」王子惠，偽「教育部長」陳則民，偽「綏靖部」先不設「部長」，「次長」爲任援道。其他各偽部僅設次長，「交次」爲胡初泰，「實次」爲沈能毅，「教次」爲顧浩然。各傀儡在興高彩烈由滬赴京途中，火車出軌，受傷多人，也可說是個叛國的小報應。在南京「維新政府」成立後不久，日方就有把南北兩傀儡政府合併的意思，及至徐州陷落，合併問題便成爲日本軍閥和傀儡鈞心鬥角的中心。六月間，日本特務機關曾提出計劃，由「維新」「臨時」兩政府合組「中華聯邦政府」，以資對外，內部則保持自治狀態，互不侵犯。但因雙方的後台老板日本軍閥各持己見，傀儡間對權位的爭奪又各不相下，合併的事，遂成爲僵局。不能合併的困難，約有下列三種原因：第一、南北偽官必須決定，到底何人可以作傀儡羣中的「領袖」，單是這一個問題，就足以使合併計劃成爲泡影。第二、是最重要的分贓問題，上海爲財政和商業的中心，又是「維新政府」最大的財源，南京傀儡決不肯讓北平傀儡分割他的財源。第三、雙方將如何解決大批偽官，因爲在南北兩大傀儡機關各立門戶時，所謂「院」和「局」的傀儡分贓機關，還可以各有一套，如一經合併，這種分贓機關將如何取消？同時一部分被解除高位的偽官，又將如何安插？有這三個困難點，所以南北傀儡政權的合併，很不容易成功。及至八月間，安福餘孽王揖唐粉墨登場，充任偽「臨時政府內政部長」。

爲獻媚日方起見，又到上海來活動，和南京梁鴻志、陳羣諸傀儡接洽，於是南北兩傀儡政權的合併問題又死灰復燃。接着「臨時政府」傀儡王克敏、「維新政府」傀儡梁鴻志被召到大連，在日本主子指示之下，進行談判。根據大連會議的結果，北平成立了一個傀儡「共同委員會」，由「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各派三傀儡參加組織，而歸日軍特務股節制，由著名陰謀家土肥原賢二爲主任。十一月初，以土肥原爲首的日軍特務股，便牽着被任爲「共同委員會」主席的王克敏，以及朱深、王揖唐等傀儡前往南京，串演南京會議，以謀實現成立「聯邦政府」的計劃，結果仍因前面所說的三點困難問題無法解決，會議結果仍舊歸於失敗，於是土肥原又率領華北傀儡飛回北平，另想方法，貫徹他實現成立「聯邦政府」的迷夢。他的計劃是想壓迫和拉攏吳佩孚出來做日本的傀儡，因爲吳佩孚雖然是個失意軍閥，但在中國一般智識幼稚的民衆中間，却還有好些人在崇拜着他，如若吳佩孚肯出來，以他過去的名望，確實很可以號召一下。殊不料吳佩孚雖然是個舊式軍閥，却一生崇拜關岳，講究氣節，立志要做天地間的完人，那裏肯受日方的誘惑，作遺臭萬年的事。當時吳佩孚爲了要表示他的決心，特地把一副棺木安置在廳堂上，誓死拒絕日人及走狗的勸駕，表示如再相強，則他立刻就臥入棺中自殺。土肥原雖然陰謀百出，對於吳佩孚這種堅決態度，却也無可如何，只好聽其自然，於是南北兩傀儡政權對峙如故。以上是日本第一種政治陰謀樹立傀儡政權的失敗。至於日本的第二種政治陰謀引誘中國議和，並不是他肯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乃是

要我們中國屈服在他的侵略政策之下，放棄抗戰，做他的奴隸，這樣的誘和政策無疑地是和他的軍事侵略相配合的一種陰謀手段，試想我們賢明的政府當局和最高領袖那裏會上他的當？不過儘管我們不去上當，誘和陰謀既是日本滅亡中國的目的之一，那就非一直到戰爭結局不會停止的，他的這種陰謀隨時都在活動，隨時都在改變着方式進行，當他的陰謀表面化的時候，也正是日本在軍事上獲得某種勝利，中國抗戰轉入一個新的形勢的時候。例如在淞滬抗戰我軍已消耗了日本很大的力量準備西撤的時候，上海便發見了安福餘孽李思浩之流的和議活動，這引起了上海報紙和民衆的極大反抗，反對和議的標語傳單到處都是，李思浩的和平運動便被這種堅決的反對所打消了。接着是上海淪陷，我軍轉戰於京滬、滬杭兩線，日本便乘機利用他的盟友德義法西斯國家，勾結他們出來調停中國戰爭。不久，南京危急，中國政府及各國使節遷移漢口，德大使陶德曼出任調停的消息，瀰漫一時。已經移居漢口的陶德曼，竟回到南京來試探調解，汪兆銘在陶德曼來南京時，認爲「不妨和他談談。」同時東京報紙大登載其德國調停中國事件，並且裝腔作勢的說，在不違反直接交涉的原則下，日本政府可以接受調解。而日本人在北平所辦的報紙，則力勸中國人民和日本講和。及至日軍迫近南京四郊，日本一面利用德大使和中國政府接洽，勸蔣委員長改變態度，一面散播蔣委員長下野的謠言，同時並由德國通訊社傳出日本閣議聲明：「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並不以南京攻下後而停止，而將繼續深入，直到中國軍隊完全失敗，中國政府甘

願屈服爲止。」打算威脅利誘，雙管齊下。可是蔣委員長却給了日本和他的盟友德國一個堅決的回答，那就是：「日軍應先退出中國，始能談及和平。中國對於日本，本來沒有作戰的意思，但戰端一開，則非抗戰到底不可，目前中國的抗戰力量，還沒有到枯竭的地步，所以還談不到結束。」及至南京撤退，蔣委員長坐鎮漢口，日本盟友德國政府仍舊不放棄他的調停企圖，德大使陶德曼在漢口晉謁蔣委員長，作第二次的調停，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日本所擬定的條件，這條件是這樣的：（一）中國放棄容共及反對日滿的政策，並對於日滿反共集團，予以合作。（二）設非武裝區域於各必要地方，並在此區域內，創立特殊行政機關。（三）中日滿締結經濟協定。（四）中國付必要的賠款與日本。」當德大使晉見蔣委員長提出日本議和條件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坐在旁邊充當翻譯，蔣委員長看了日本的條件，冷笑了一聲，不屑地把來擱在一邊，用堅決的拒絕口氣對德大使聲明說：「中國除了以領土及主權完整爲根據的正當和平條件外，絕對不接受任何條件。」德大使還囁囁地要想有所陳述，蔣夫人忽然笑着在一旁對他說道：「陶德曼先生，你的夫人和公子們都好嗎？我已經多時不見他們了，記念得很呢！」接着便絮絮的和他談起家常來，竟使陶德曼沒有再開口的機會。於是日本的議和條件便被冷冷的擱置一邊，而德大使的調停也就這樣的宣告失敗。日本見誘和的陰謀不成，惱羞成怒，便聲明和中國絕交，以後不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政府發表所謂對華宣言，大意略謂：「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

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與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而至今日，國民政府依然不了解日本之真意，策動抗戰，對於東亞全局和平毫無顧慮。因此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與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並協力建設新中國。日本政府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及列強在華權益之方針，當然毫無變更。云云，其措詞的瘋狂荒謬，可謂無與倫比。我國國民政府乃於一月十八日發表宣言，痛加駁斥，揭破日本的陰謀，說明日本所謂尊重中國之領土與主權者，不過以其武力在中國領土以內成立種種非法組織，以分裂中國之領土，且卽利用此種種非法組織，以掠奪中國之主權而已。所謂尊重各國在中國之權利利益者，不過欲憑藉其優越之勢力，以遂其獨佔壟斷之企圖而已。同時又嚴正聲明：「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既爲我獨立國家應有之要素，又經有關係各國以神聖之條約予以尊重，自不能容許任何國家之侵犯。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爲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這宣言發表後，日首相近衛，以我國堅決不屈，計無所施，乃重申所謂調整邦交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用意，並謂此項聲明，對我國尙有甚於宣戰的解釋。一月二十四日，日本復宣佈對華政策四要點：「（一）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日本均不與國民政府交涉。（二）日本爲阻止外國軍火輸華，仍可對華宣戰。（三）日本對華北的新政制，居於監護人的地位。（四）絕對不容許第三者出而調解。」這時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已經奉東京密令返日，